

走出報館，夜已深。

唐沂沿著行人道，踽踽獨行。

有雨，雨微似煙，白茫茫的一片。遠近景物，無不模糊。所有的東西都是濕漉漉的。

在報館的時候，因為寫了幾則新聞，身心兩疲。此刻，在雨中行走，神志不免有點迷濛。俗燈的光圈中，站著一個女人。

女人臉色蒼白，凱磕磕地站在那裏，神情呆滯，睜大眼睛望著唐沂，引起唐沂的好奇。

他望著她。

她望著他。

唐沂睜大眼睛對她仔細打量時，大吃一驚。這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，十八九歲，一雙清亮的眼睛，筆挺的鼻樑，晰白的膚色。

她穿著一套淺藍色的衫褲。

衫褲上有有血蹟。

這上面的斑斑鮮紅色，實在惹人遐想。唐沂暗暗思量那血蹟的來處。愈看著那鮮明的紅色，心裏就愈禁不住開始發毛，極不舒坦。愈發的想離開此處。

爲表禮貌，他向女人點頭示意，唐沂打算就此離開。

當唐沂離開街道一、二步距之際，感覺身後有道視線追隨著他。

唐沂僵著身軀轉過來，他挺直身軀謹慎的望向她。兩人也就再次這樣對望。

靜寂。時間似乎隨著剛剛的一剎那而停頓了，連空氣也染上靜寂的味道。能聽到的，只有微微的淅淅雨聲。

雨點悄悄地滴落在兩人的衣衫、臉頰、身體……悄然地滑落下去。隨著衣衫濕透而傳來冰冷刺骨的感覺，讓唐沂適應不過來。

從身體傳來的異樣感、及這周遭沉靜的氣氛都讓唐沂渾身不自在。雖周遭令他感到不快，但他仍壓下心中不安，留在這裏。

「嗯……這麼夜了，很危險，妳快回家吧！」唐沂說話，希望打破沉默。試圖讓自己安心、自然些。

女人沒有回應唐沂。

周遭又回歸寂靜。沉默在他們之間蔓延開去。

驟然，一陣陣響亮的警鳴聲由遠處傳來，竄進了唐沂的耳裏。他望向遠處，目睹那警車閃著亮燈、響著警鳴往此處駛近。

女人也望向遠處，看著那警車駛來，神色呆滯。當唐沂轉過頭來，驚覺女人又再望著自己。女人站在那俗燈形成的光圈中，臉色發青，身體搖搖欲墜。

唐沂欲走近女人表示關心，「嘆。」女人就這樣倒地不醒。唐沂呆住了。

而那警車也在不遠處停下，警員一個個從車上有條不紊地下來，舉著槍柄，用槍頭對向唐沂和女人……

早上，唐沂一覺無眠。睜開眼，發覺周遭一片雪白，掠過這一片片白色，唐沂困惑不止。他試著坐在睡床上，但四肢像被灌了鉛，完全抬不起來。

睡床對面的白色鐵門驟然打開。讓唐沂察覺一片雪白中，還有一扇門的存在。

來人是一名四、五十歲的男人，面容普通，唯一讓人注意到的是他那飽經滄桑的雙眼。

唐沂的眼睛一直緊張的尾隨著男人身影。男人把唐沂的睡床推離出門外，令唐沂遠離了那一塵不染的白色。離開房間，映入唐沂眼中的是一個個警員，男人把唐沂的睡床推至一間房內。

房間空曠，男人開始審問唐沂，詢問唐沂與女人的關係。男人從唐沂身上得不到任何消息，便囚禁唐沂，過了幾天，唐沂就被釋放。不明就裏的唐沂只好將心中的問題壓下，照常過日子。

過了幾天，唐沂看到某一份報紙登了一篇報道——XX年XX月XX日，星期X。深夜約九時至十一左右，一名女子的父親虐性大發，竟殺害自己太太，目睹父親殺人的女兒，連忙報警後，逃出家門。該名男子已被警方拘捕，後警方調查發現該女

子的父親經常虐妻，法院裁定男子多次蓄意傷害別人身體及謀殺罪，而該名女子因目睹父親殺人，而神經受創，現接授心理輔導，相信需要一段時間才可康復。
XX 記者報道。